

《散文》300期精品丛书

我们的本能是思

Wo Men De Ben Neng Shi Si

玉渊潭洋槐花盛开。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顶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帆布篷子。里面打了两道土墙，上面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放着油瓶、酱油瓶、醋瓶。一个白铁已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坐替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作放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树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看，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不像个农民，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他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

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

州。

时 期 中 国 散 文 最 概 要 阅 读





《妇女》300期精品丛书

我们的本能是思

Wo Men De Ben Neng Shi Si

新 时 期 中 国 散 文 最 概 要 阅 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本能是思/汪曾祺等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

(《散文》300期精品丛书)

ISBN 978 - 7 - 5306 - 4769 - 1

I. 我… II. 汪…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470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48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定价:14.00 元

目录

- 001 人间草木 汪曾祺
- 006 秋凉偶记 芸斋
- 011 且说考试 吴伯箫
- 016 人生寓言五则 周国平
- 020 莫扎特的造访 赵丽宏
- 025 写给梦中的情人 伊甸
- 030 镜子 萌娘
- 037 神的笑声 金马
- 042 一句悟道之言 李旭
- 046 东西南北得我所 张放
- 049 生命需要平静 瘦谷
- 052 对中医的一知半解 李汉荣
- 062 从梨树看去 李凯建
- 065 关于记忆 王黎明
- 069 教育笔记 张丽钧

072	死亡随想录	王尔碑
076	病榻观叶	韩静霆
082	钻石人生	晨义
087	裸猿道德篇	詹克明
105	回忆朱自清先生	徐知免
109	城南旧事	车前子
116	结之为圣 散之成仙	车前子
122	茶事	林金荣
128	何谓日常生活	于坚
135	死亡四种	朝阳
142	民乐过耳	吴梦川
146	底层男人的爱情	阎红
149	排除论者小札	陈先发
154	后窗	周晓枫
163	你的身体是时间的容器	傅菲
171	人间店铺	巴音博罗
179	缺憾的长度	钟成才
183	小勺盛文事	冯杰
190	山居记	韩少功
197	证铁的过程	蒋蓝
205	艺术的齿轮	马愚

人 间 草 木

◎ 汪曾祺

山 丹 丹

我在大青山挖到一棵山丹丹。这棵山丹丹的花真多。招待我们的老堡垒户看了看,说:“这棵山丹丹有十三年了。”

“十三年了? 咋知道?”

“山丹丹长一年,多开一朵花。你看,十三朵。”

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

我本想把这棵山丹丹带回呼和浩特,想了想,找了把铁锹,把老堡垒户的开满了蓝色党参花的土台上刨了个坑,把这棵山丹丹种上了。问老堡垒户:

“能活?”

“能活。这东西,皮实。”

大青山到处是山丹丹,开七朵花、八朵花的,多的是。

山丹丹开花花又落,

一年又一年……

这支流行歌曲的作者未必知道，山丹丹过一年多开一朵花。
唱歌的歌星就更不会知道了。

枸 杞

枸杞到处都有。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焯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酱油醋香油；或入油锅爆炒，皆极清香。夏末秋初，开淡紫色小花，谁也不注意。随即结出小小的红色的卵形浆果，即枸杞子。我的家乡叫做狗奶子。

我在玉渊潭散步，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丛里看见一对老夫妻弯着腰在找什么。他们一边走，一边搜索。走几步，停一停，弯腰。

“您二位找什么？”

“枸杞子。”

“有吗？”

老同志把手里一个罐头玻璃瓶举起来给我看，已经有半瓶了。

“不少！”

“不少！”

他解嘲似的哈哈笑了几声。

“您慢慢捡着！”

“慢慢捡着！”

看样子这对老夫妻是离休干部，穿得很整齐干净，气色很好。

他们捡枸杞子干什么？是配药？泡酒？看来都不完全是。真

要是需要，可以托熟人从宁夏捎一点或寄一点来。——听口音，老同志是西北人，那边肯定会有熟人。

他们捡枸杞子其实只是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

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看来，这二位中年时也是很会生活，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

从钓鱼台到甘家口商场的路上，路西，有一家的门头上种了很大的一丛枸杞，秋天结了很多枸杞子，通红通红的，礼花似的，喷泉似的垂挂下来，一个珊瑚珠穿成的华盖，好看极了。这丛枸杞可以拿到花会上去展览。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种一丛枸杞？

槐 花

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蜂的人。蜂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篷子。里面打了两道土堰，上面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一卷铺盖。地上排着油瓶、酱油瓶、醋瓶。一个白铁桶里已经有多半桶蜜。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了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她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作料、撒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她吃的是加了豆瓣的。

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

我跟养蜂人买过两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

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都熟了。

这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不像个农民,倒有点像一个农村小学校长。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他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地方,玫瑰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广西,贵州。到了春暖,再往北返。我问他是不是枣花蜜最好, he 说是荆条花的蜜最好。这很出乎我的意外。荆条是个不起眼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荆条开花,想不到荆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收入应当不错,他说比一般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也落不下多少:蜂具,路费;而且每年要赔几十斤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它糖。

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他们岁数相差太大了。他五十了,女人也就是三十出头。而且,她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说:她是新繁县人。那年他到新繁放蜂,认识了。她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

有那么简单?也许她看中了他的脾气好,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也许她觉得这种放蜂生活,东南西北到处跑,好耍?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他们结婚已经几年了。丈夫对她好,她对丈夫也很体贴。她觉得她的选择没有错,很满意,不后悔。我问养蜂人:她回去过没有?他说:回去过一次,一个人。他让她带了两千块钱,她买了好些礼物送人,风风光光地回了一趟新繁。

一天,我没有看见女人,问养蜂人,她到哪里去了。养蜂人

说：到我那大儿子家去了，去接我那大儿子的孩子。他有个大儿子，在北京工作，在汽车修配厂当工人。

她抱回来一个四岁多的男孩，带着他在棚子里住了几天。她带他到甘家口商场买衣服，买鞋，买饼干，买冰糖葫芦。男孩子在床上玩鸡啄米，她靠着被窝用钩针给他钩一顶大红的毛线帽子。她很爱这个孩子。这种爱是完全非功利的，既不是讨丈夫的欢心，也不是为了和丈夫的儿子一家搞好关系。这是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孩子叫她奶奶，奶奶笑了。

过了几天，她把孩子又送了回去。

过了两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养蜂人的大儿子开来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卡车开走了。

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秋凉偶记

◎ 姜斋

扁豆

北方农村，中产以下人家，多以高粱秸秆，编为篱笆，围护宅院。篱笆下则种扁豆，到秋季开花结豆，罩在篱笆顶上，别有一番风情。

扁豆分白紫两种，花色亦然，相间种植，花分两色，豆各有形，引来蜂蝶，飞鸣其间，又添景色不少。

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收获以后者为多。

我自幼喜食扁豆，或炒或煎。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谓之扁豆鱼。

吃饭是一种习性，年幼时好吃什么，到老年还是好吃什么。现在农贸市场，也有扁豆上市。

每逢吃扁豆，我就给家人讲下面一个故事：

1939年秋季，我在阜平县打游击，住在神仙山顶上。这座山很高很陡，全是黑色岩石，几乎没有人行路，只有牧羊人能上去。

山顶的背面,却有一户人家。他家依山盖成,门前有一小片土地,种了烟草和扁豆。

他种的扁豆,长得肥大出奇,我过去没有见过,后来也没有见过。

扁豆耐寒,越冷越长得多。扁豆有一种膾味,用羊油炒,加红辣椒,最是好吃。我在他家吃到的,正是这样做的扁豆。

他的家,其实就是他一个人。他已经四十开外,还是独身。身材高大,皮肤的颜色,和他身边的岩石,一般无二。

他也是一个游击队员。

每天傍晚,我从山上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经烧热的小炕上,吃他做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

灶上还烤好了一片绿色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们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

1992年8月13日清晨

芸斋曰:此时同志,利害相关,生死与共,不问过去,不计将来,可谓一心一德矣。甚至不问乡里,不记姓名,可谓相见以诚矣。而自始至终,能相信不疑,白发之时,能记忆不忘,又可谓真交矣。后之所谓同志,多有相违者矣。

同日又记。

再 观 藤 萝

楼下小花园,修建了一座藤萝架。走廊形,钢筋水泥,涂以白漆。下面还有供游人小憩的座位。但藤萝种了四五年,总爬不到

架上去。原因是人与花争位，藤萝一爬到座位那里，妨碍了人，人就把它扒拉到地上去，再爬上来，就把它的尖子揪断。所以直到现在，藤条已经长到拇指那样粗，还是东一条，西一条，胡乱爬在地上。

藤萝这种花也怪，不上架不开花，一上架就开了。去年冬天，有一个老年人，好到这里休息晒太阳，他闲着没事，随手捡了一条塑料绳子，把头起的一枝藤条系到架上去，今年开春，它就开了一簇花，虽然一枝独秀，却非常鲜艳。

正当藤萝花开的时候，有几位年轻母亲，带孩子来这里坐。有一个女青年，听口音，看穿衣打扮，好像是谁家的保姆，也带着一个小孩，来架下玩耍。这位小保姆，个儿比较高，长得又健康俊俏，她站在架下，藤萝花正开在她的头上，在早晨的阳光照耀下，就好像谁给她插上去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妇女服饰大变，心态也大变。只要穿上一件新潮衣裙，理上一个新潮发型，就是东施嫫母，也自我感觉良好，忽然变成了天仙。她们听着脚下高跟的响声，闻着脸上胭脂的香味，飘飘然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这位农村来的女青年，站在这些人中间，显得超凡出众。她的美，是一种自然美，包括大自然的水土，也包括大自然的陶冶。她的美，是天生的，不是人为的，更没有描眉画眼的做假。她好像自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她站在这些大城市时髦妇女中间，丝毫没有“不如人家”的感觉。她谈笑从容，对答如流，使得这些青年主妇们，也不能轻视她的聪明美丽。她成了谈话的中心，鹤立鸡群。

藤萝架旁边，每天还有一些老年妇女练功。教她们的，是一位带有江湖气味的中年人。他是一位热心公益的人，见到藤条散落地上，在他的学生们到来之前，他就找些绳索，把它们一一系

到架上去。估计明年春季,藤萝架上,真的要繁花似锦了。

1992年8月16日清晨

后 富 的 人

这是一处高级住宅区。早晨八点以后,下午五时左右,接送厂长、经理、处长、局长的汽车,川流不息,不过时间不会太长,一会儿就过去了。下午的汽车,一到门口,尾巴就翘了起来。于是主人、司机以及家里人,把带回的大小纸袋子,大小纸箱子,搬到楼上去。

带回的东西,吃过用过以后,包装没处存放,就往垃圾道里丢。因此,第二天天还不亮,就又有川流不息的捡破烂儿的人,来到楼群,逐楼寻找,垃圾间的铁门,响声不断。

过去,干这种营生的都是本市人,现在都是外地人。他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破衣烂裳,囚首垢面。背着一个大塑料口袋,手里拿一个铁钩子,急急忙忙地走着,因为就是早晨东西好捡。但时间也不会长,等到接人的汽车来时,他们就都消失了。

帮我做饭的妇人,熟于此道。我曾问她:

“前边一个刚从垃圾间出来,后面一个紧跟着就进去,哪里有那么东西?”

她说:“一幢楼上,住这么多人家,倒垃圾的习惯也不一样,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往下倒?也许他刚走,上面就掉下个大纸盒子来,你不是就可以捡到了吗?”

她并且告诉我,干这个,只要手脚勤快,一天的收入,是很可观的。就是刚从外地来,一无所有,衣食住行,都可以从中解决:

例如干面包,烂水果,破衣服,破鞋帽,可以吃穿;破席子,可以铺用;甚至有药片,可以服。如果胆大些,旁边的破车子,可以骑上;过些日子,再换一个三轮……

关于住,她没有讲。我清晨散步的时候,的确遇到过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手里提着一个破布包,满身满脸是黑灰。她问我,什么地方可以洗洗脸?我问她为什么弄得这样,她没有说,但我看见她是从一幢楼房的垃圾间出来。

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先富了起来。这些从农村来城市觅生活的,可以说是后富起来的人吧。

1992年8月16日清晨

且说考试

◎ 吴伯箫

跟考试比起来,学习在前。学习是第一位的,更重要。学得好,才能考得好。恰如丰饶的收获全靠辛勤的播种、施肥一样。

在校考试,一般说比较容易。只要上课用心听讲,课后认真复习,把学科的内容学懂弄通,甚至能举一反三,考试取得优异成绩,并不困难。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耳聪目明,记忆力好,不但理解的道理知识学过就记得,就是一时不甚理解的警句名篇、大义微言,强记也能成诵。“不辞而应,不虑而对”,不正是名家幼年的故事么?

升学考试却比较困难。谁也不敢说准能一举成功。因为试题难易,要求宽严,命题人有什么怪癖或爱好,未知数很多,不容易揣摩。记得九岁考高小,举人知县在考场即席命题:《孔子四教,以文为先》。那是科举时代作八股的题目吧。在新兴的学校,没读过《四书》,谁知道“四教”是什么?后来看到《论语·述而篇》里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话,但要我依题为文,到现在我还不不知道如何着笔。当时只因为题目里有“孔子”两个字,便把教科书

里“孔子鲁人也，博学多能，海人不倦，为鲁相三月，而鲁国大治。”抄上大半篇，几乎没有一句自己的话。这样勉强换了个“备取”。十岁再考，题目是《冬雪说》，就比较好些。虽然也抄了教科书里课文的若干字句，像什么“冬日寒，多北风；寒天大雪，推窗一望，屋瓦皆白。”更多的记叙描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写的。那次就榜列第三名，被录取了。

“五四”运动发生前的冬天，高小毕业，好好准备了半年，才考取了秋季始业的曲阜师范。师范学校那时有预科，连本科共学五年。自己在班里年龄最小，学习不算特别努力，入学不久就罢课，查日货，下乡宣传，后来又当学生会干事，有些社会活动。但年年考试发榜，却总是班里的第一名，有一年全校只自己一个是甲等。这就形成了在校考试比较容易的概念。为什么能这样？低年级同学问我经验，自己也回答不出所以然。事实上，在校考试是考刚学过的东西。只要心理上不太矜持，不把事情看得过分严重，古文、英文能背诵，数、理、化、生经过演算实验，历史是故实，地理是书上旅行，体育、音乐是娱乐，考试不过是把有些知识、技能重做一次，会有什么特别困难呢？但图画在自己是难关。因为那需要创作，没有成规可寻。下最大的工夫，只能及格。成绩在礼堂前张贴，五年只一次。不过，各科总平均，从音乐成绩里拿出二十分，就可以补图画的不足。于是发榜名次，就年年站在前边了。

凭记忆与实践，偶尔重复一下教师教过、自己学过的教科书里讲的道理或知识，不等于学以致用，能融会贯通，是真才实学。可是教师奖掖，同学誉扬，自己也不觉飘飘然了。带着普通在校年考的心理状态，1924年投考大学，便落难于“孙山之外”。

师范毕业，本分是当小学教员，要升学需要先教两年书，我却一心要考大学。到济南进行教育参观，贪着欣赏“家家流泉，户